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瀚恭校

秋七月己丑以直隸山東旱命截留江西漕糧五萬石備賑○辛卯裁繙譯鄉會試臚錄對讀○癸巳諭據姚立德鄭大進奏河水驟漲儀封汎漫水六處考城汎漫水三處其儀封之十六堡一處尤屬緊要見在趕辦堵築請分別嚴加治罪議處等語河工猝逢異漲以致隄工衝決非人力所能豫防本欲將該總河等免其議處但姚立德等摺內稱儀封之十六堡一處逼近大河掣溜湍急刷寬七十餘丈是該處河隄竟係開口奪溜而該督摺前所摘事由僅稱平漫殊屬含糊粉飾姚立德鄭大進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其餘文武疏防各員並著查明參奏○命再截江西漕糧十萬石

於河南備賑○召錢琦來京調黃檢爲福建布政使以譚尙忠爲

山西布政使

由甘肅按察使遷

○甲午命尙書袁守侗馳往河南會同總

河姚立德巡撫鄭大進查辦漫工○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鄭大

進奏藩庫章程一摺已批該部知道但鄭大進此奏殊屬未協前

因孫士毅條奏藩司寄庫銀兩分別款項呈送旨撫存覈一事朕

以各省藩庫情形自亦大槩相似因諭各省督撫轉飭各該藩司

查照覈辦節據各省藩司自行專摺覆奏者甚多今鄭大進將榮

杅詳報庫貯月冊及應撥領各款覆加檢覈代爲奏聞而不令榮

杅自行奏覆實屬過當前因該撫面奏榮杅時露高興朕恐其自

恃有才目無巡撫或於公事不免攪越是以傳旨訓飭俾其自知

勸諭並非令該撫槩行抑置不許藩司自達奏章也藩臬兩司均

有奏事之責藩司總理錢穀臬司專管刑名其本職之事原可直

陳朕亦得觀其識見何如也如藩庫款項乃藩司掌職巡撫覆覈
與題本何異鄭大進豈可因朕曾經飭諭榮柱遂抑之過甚乎
榮柱遵朕飭諭亦止須遇事收斂不侵巡撫之分今乃於職所
應奏事件亦詳報巡撫轉達竟不免畏懼巡撫吏誤會朕教誡本
意矣兩司幫助督撫辦理地方公事平日各當盡其分所應爲不
稍侵豫亦不宜緘默不言惟督撫之命是從也設或督撫有贓私
不法之事兩司原可據實密陳若皆畏懼督撫不敢一言豈大吏
劣蹟必待科道糾劾及朕親爲訪聞則又何必有兩司奏事之例
而兩司瞻徇緘默之咎又豈能輕道乎此風各省皆然而直隸湖
廣廣東福建爲尤甚今鄭大進又欲效爲之於河南也若兩司覲
覲督撫之缺妄思媒孽其短原難逃朕之洞鑒其取戾自不小而
今之兩司內則實無其人朕整飭庶僚一秉大公至正不使少有

過不及之弊督撫等各當善體朕意爲兩司者亦當各盡職守將此傳諭鄭大進並遇使諭令各督撫知之○丙申調達爾吉善爲甘肅按察使以文祿爲直隸按察使由郎中遷○戊戌命兩江總督高晉赴河南堵築漫口○壬寅命河南截留漕糧十萬石備賑○乙巳禮部議覆陝西巡撫畢沅奏咸陽縣周公祠墓雖向有奉祀生與齊民無異請添設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給與世襲從之○丁未上啟鑾詣盛京謁祖陵○免經過直隸奉天各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丁巳吏部議奏庫倫辦事大臣革職留任理藩院有侍郎索琳於俄羅斯與商人貿易事宜辦理未協應請革任旨索琳著革任

月己未命建北海神廟○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錢鑒奏川省軍需報銷見已完竣其一切收支細數見在曾同各司道加緊趕

辦事竣另摺具奏等語自應如此辦理但朕早聞錢鑒年已頽老
文綬亦奏其近復多病重聽益甚朕以該省軍需係伊一手辦
理見在奏銷正案及部駁各款尚未辦竣不便遽易生手是以諭
令文綬俟各案完竣再行奏聞准伊休致但念錢鑒自辦理軍需
以來尚有出力之處若事竣後竟令以原銜休致不足以獎其勞
著傳諭錢鑒令其自行審度如自量精力尚可支持俟奏銷全竣
奏請來京陛見候朕量加改擢如自揣實係衰頹雖清閒京秩亦
難勉強供職著俟奏銷駁案全行辦完後據實奏聞當加恩賞給
侍郎職銜令其回籍以示優恤○乙丑 上詣 北鎮廟行禮○
丙寅命四川酌撥倉穀二三十萬石於江南備糴○辛未諭遼河
雙源遙引合而爲巨流河襟帶神泉恬波涵潤實爲陪都境內大
川朕恭謁 祖陵蹕路所經舟梁利涉緬念 河神之功甚溥顧

該處向無祠祀典尙闕焉著邁拉遜德成會同將軍府尹於勘估城工之便在瀕河高阜處所度地計工奏聞請帑專建河神廟以昭妥侑○癸酉以復興爲理藩院右侍郎○甲戌上詣承

陵○乙亥行大饗禮○閱典京城○戊寅吏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瑪納斯自移駐弁兵商民日聚事務漸繁請將原設縣丞改爲知縣歸迪化直隸州轄從之定縣名曰綏來○己卯上謁

福陵○免奉天所屬府州縣明年地丁錢糧○庚辰行大饗禮上謁昭陵○辛巳行大饗禮上駐蹕盛京○命奉天吉林

龍江等屬已結未結死罪均減等軍流以下悉宥之○廣盛京天各屬科試學額○免盛京各莊頭本年倉穀及興京等處本年米豆草束之半○壬午賜朝鮮國王御書扁額○兵部尙書公福隆安等奏恭查東陵西陵凡距紅椿數十里外尙有青

椿此外方非禁地應請將盛京 三陵周圍就各地勢酌定里數
增青椿一層青椿內禁止樵牧行走如有違越將該管官弁從
重治罪應請敕交該將軍會同府尹等詳查定議得旨是尋於

東陵正門外展添棚木三百四十四架增設紅椿三十六白椿六
十四青椿三十六 福陵添棚木一千五百四十架移展紅椿二
百六十一外酌增白椿二百六十一青椿四十 昭陵前門外增
添棚木四百四十二架移展紅椿一百二十八白椿九十青椿四
十○予睿忠親王多爾袞豫通親王多鐸肅武親王豪格克勤郡
王岳託入祀盛京賢王祠○癸未 上臨奠克勤郡王岳託墓○
甲申 上臨奠武勳王楊古利宏毅公額亦都直義公費英東墓
○乙酉 上謁 文廟行禮○ 卿大政殿閱盛京官員射○丙

戌命重修盛京 天壇 地壇移建 太廟於大清門東

九月丁亥朔 上謂 清甯宮祀神○諭朕此次詣盛京恭謁

祖陵蹕路出山海關而行憑覽關城形勢屹然雄鎮明季於此置
大員設重兵拒守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沿邊諸隘口直入如踐
無人之境可見險固不足恃也然以當時盛京而論有此關控扼
其中內外氣脈不能貫注卽由他路入邊而彼終得撓我之後所
以天聰三年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征明進圍燕京仍復釋之
而去 聖謨深遠未嘗不籌慮及此迨後攻克永平灤州遵化皆
將督兵駐守或欲藉以爲內外夾攻山海關之策乃代鎮之員
無能張怯懦竟棄已得之各城而歸 太宗憤甚數具罪而
之請貸其死而全親親之誼遂不復 躬總六師入邊亦深以
海關中隔爲難也洎乎闖賊陷關明社遂墟吳三桂乃開關迎
請王師爲之復仇戡亂於是我睿親王卽率勁旅入關一戰而殲

賊衆追逐李自成至京城而遁克集大勳恭奉我 世祖章皇帝
定燕京統膺震宇用奠我萬世丕丕基夫同此山海關也前則
之而不得其機後則直入焉而無所於阻蓋 上天眷佑我
誠非意計所能豫及而所謂在德不在險者於此益見迄今
思更不禁感 鴻貺而懷 景命矣且自出關後途中所經城
郭則甯遠錦州廣甯等處山川則松山杏山大凌河薩爾滸尚閒
崖輝河等處悉我 太祖 太宗艱辛百戰之地歷歷在目溯自
興京 肇迹遼瀋 遷都業基於勦而謀成於勦皆世世子孫所
當深念者朕自臨御以來每閒日恭閱 列祖實錄一冊周而復
始於 創業垂統之蹟敬識之弗敢忘前此癸亥甲戌再臨陪都
展謁 陵寢所歷川原形勝因見徵聞並爲詩篇以紀而薩爾滸
一戰破明四路之兵二十餘萬遠進承風震讐尤爲 締造鴻規

向曾親製書事長篇昭示來許昨歲爲全韻詩於太祖太宗
大烈耿光咸敬述成什端委畢該洪纖具備實足以垂法守非僅
託爲吟詠而已茲戊戌秋三莅斯土境之履者益以習蹟之著者
益以析其或地名今昔傳譌介於疑似顯晦開者復周諏而深考
之乃得曉然於心而無所惑夫以朕之景仰前型懃懇若是必
三至乃得曉然於心凡我子子孫孫紹登大統者可不體朕志以
爲志瞻懷遼瀋舊疆冉三周歷斬於祖宗遺緒身親而目覩哉
至於朕叩謁永陵福陵昭陵每至必淚隨聲湧瞻戀不忍
非可以強致也夫太宗爲朕之高祖而自太祖以上
雖離遞推遞遠然追溯水源本本一脈相承則固甚近且
本本景運皆昔日艱難開創之所留貽永言思之豈能
不痛理也亦情也我後世子孫誠能遵朕此旨處尊位而常緬

前勞賢當年原囂而興思拜舊里 松楸而感愴自必懷然於

之何以久膺懷然於 先澤之何以善繼知守成之難兢兢

保勿墜則我大清累治重熙之盛洵可綿延於億萬斯年

雖然者何輕視故都而憚於遠涉或偶詣 祖陵視同延攬古

蹟而漠不動心是則忘本而泯良設有其人卽爲國家之不幸實

不願我後嗣之若此也子若孫可不恪奉朕訓而知儆懼乎歷代

事蹟湮遠姑且不論卽如勝國洪武草昧初開未嘗不得之艱苦

而中葉以後罔念厥祖若正德之荒淫蕩佚恬不爲怪嘉靖萬曆

天啟之昏庸逸樂阿柄下移以致權臣奸宦相繼而擅威福亂政

害良此數君惟知蒙業而安於國事懵然罔覺雖未及身而喪不

數傳而嗣至滅亡使有能奮然振興追念洪武之舊圖勵精求治

未必不可挽回於未造而宴安耽毒終於不可救藥自覆厥宗殷

鑒甚近尤足爲炯戒且或我子孫尙之遵朕此旨欲茲陪京而其
時無識之臣工妄以爲人主當端處法宮綜理庶政不宜輕出關
外此卽我朝之亂臣賊子當律以悖命之罪誅之毋赦蓋盛京爲
根本重地 發祥所自後世不可不躬親閱歷昔我 皇祖曾三
舉斯典朕今亦三次矣如升殿祀 神閱射行賞之類仍循成例
而於 三陵之察紅椿移近居及葺盛京舊有之 壇 廟以至
沿途之繕成垣檢覈各庫諸事則皆前兩巡所未及而今悉舉而
行之益可見臨幸之有益矣十數年後朕躬若尙如今日之康彊
修上 陵之禮然尙須有待嗣後每閱三年卽派皇子二
人奉 祖陵每次於秋冬閒啟行途閒旣不煩修治橋道之
費無多更可不豫安營頓俾之歷覽舊京風土自皆惕然
動念感 天佑而仰 祖功無負朕諄切垂訓之意欽承毋忽將

此通諭中外並錄一通交上書房存記其三年一次簡派皇子之
軍機大臣請旨○諭渾河發源遙遠自東北來入英嶺
幾及千里會遼河入海縈護三陵滋演萬年靈應長
兼衛陪都厥功甚鉅宜虔崇廟祀以答神庥著交蒞拉
德成會同將軍府尹於盛京城東度地鳩工奏聞請帑興建

河神廟以昭妥侑○戊子 上自盛京回鑾○庚寅諭刑部會同
九卿秋讞已畢當以次繕冊具題聞今年各省情實人犯較上年
多至一百八十餘人其因金刃傷人擬入者較多是各督撫均未
能深體朕意朕上年明降諭旨以彼此鬪毆之案若死者僅明乎
足而兇犯輒持金刃殺傷此等好勇鬪狠之徒不可不嚴示懲儆
自當入於秋審情實但不教而殺朕尚不忽因令各督撫徧行出
示咸使聞知俾各畏法悛改並予限一年俟再下屆秋審時始行

分別辦理若教而不從則是自取其死情罪俱無可恕矣因思今年秋審案件俱在未奉諭旨以前愚民尚未周知若卽行予勾何以副朕前旨辟以止辟之意所有今年秋審情實金刃傷人之案著刑部於黃冊內夾籤聲明其已經具題者於進到時交行在刑部夾籤呈進原可扣除不勾但此等案犯情節較重卽不予勾亦止應照情實未勾之犯辦理不得援尋常緩決人犯之例三年後卽予減等是於從寬之中已寓戒好勇鬪狠之意矣恐僻壤窮鄉家喻戶曉著再予以五年之限令各該督撫將朕此旨明白勸導務使人盡儆懷以化其桀驁不馴之習勿致輕擢事後仍然怙終不悛復有用金刃傷斃徒手之人者則律合抵償且屢訓不悛法難更宥卽當槩行予勾無稍矜恤各宜感悔省悟毋負朕諄切教戒化民勵俗之至意將此通

諭中外知之○乙未諭本日有錦縣生員金從善於御道旁進遞

四事狂誕悖逆爲從來所未有觀其首以建儲爲請蓋

一出便可爲他日邀功之具而敢於蔑視王章情實可

此而論康熙年間未嘗不立皇太子乃因情性乖張羣

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幸而 皇祖洞燭其情再立再廢

國家得以乂安使理密親王及弘皙父子相繼嗣位豈我大清宗

社臣民之福乎至所云立太子可杜分門別戶之嫌尤爲大謬不

知有太子然後有門戶蓋衆人見神器有屬其庸碌者必豫爲獻

媚逢迎樂黠者且隱圖設機構陷往牒昭然可鑒若不立儲則同

係皇子並爲分別卽有檢邪之輩又孰從而依附覬覦乎我 皇

祖有鑒於前事自理密親王既廢不復建儲迨康熙六十一年十

一月 皇祖龍馭上賓 皇考紹膺大寶內外帖然我 皇考效

法前徽亦不立儲位唯於雍正元年親書朕名緘藏於乾清

宮正大光明扁內並不明降諭旨及雍正十三年八月皇考

升遐遵向諭敬啟御函朕即續承洪緒彼時人情亦甚輯甯

此卽不建儲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者也朕登極之初恪

遵家法以皇次子爲孝賢皇后所出人亦貴重端良曾書其

名立爲皇太子亦藏於正大光明扁內未幾薨逝因追謚爲端慧

皇太子其旨亦卽撤去不復再立且皇七子亦皇后所出又復

建儲若以次序論則當及於皇長子旣弗克永年而以才質

於皇五子亦旋因病逝設如古制之繼建元良則朕在

宮中尚復成何事體乎然此等大事朕未嘗不計及也

二十八年冬密書封識並以此意諭知軍機大臣但遵

皇考舊例不明示以所定何人蓋不肯顯露端倪使羣情有所

竊伺此正朕善於維持愛護之深心也然是年冬至 南郊大祀

子在 壇侍儀觀禮朕曾以所定皇子之名默禱 上

之子若賢能承大清基業則祈 昊蒼眷佑俾得有成

克負荷則速奪其算毋誤國家重大之任子亦可另行

朕告 天之語豈能飾詞以欺人乎是朕雖未明詔立儲

與立儲無異但不欲似前代之務虛名而滋流弊耳而該逆犯

乃以爲大清不宜立太子豈以不正之運自待耶此何言乎尤爲

大逆不道我朝得天下之正實非漢唐宋明所可比而該逆犯竟

敢目爲不正其心顯然存內外之見肆其狂吠非惟詆斥朕躬並

且干犯 列祖該逆犯身列青衿自其高曾以來皆本朝臣僕食

毛踐土百有餘年況其父曾爲知縣乃敢悖逆若此雖夷其三族

亦豈足蔽辜乎朕每論自昔爲建儲之誦者大率自爲身謀卽年